

巴塔耶后生产性的耗费观及其人文求索

——色情经济社会批判语境的启示

刘宏勋

(邯郸学院 邯郸文化研究所, 河北 邯郸 056005)

摘要:作为法国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巴塔耶断定,现代以生产实用功利算计为核心的有限经济社会形态,已严重遏制了人的自由发展,并背离了宇宙生态能量普遍流转的本性,因此,有限经济社会的历史行将终结,而诉诸后生产性消费的普遍经济社会、色情等耗费形式有望被批判地提炼改造为完美的感受方式。

关键词:劳动—禁忌;违反(僭越);色情;生产性消费;非生产性耗费

中图分类号:B 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4)01-0134-06

在西方学界,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年)是作为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思想家而知名的:风流的色情作家与涉足人类幽暗而被诅咒的经验事象的学者。但是,他的思想学术作为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开新独创性。巴塔耶曾深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磨难,其思想文化阅历构成极为复杂,尤以横跨多学科不拘传统治学格调地从事各类著述写作而惊人。在继承尼采批判黑格尔的思想实践中,他的反理性反现代性的思想学术及色情文学创作,竟成为法国后现代思想的一个策源地。巴塔耶思想理论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成就,是其毕生倾心关注的色情经济社会批判学说,以及其后生产性耗费观所体现的激进人文求索。

巴塔耶毕生倾心关注其色情经济社会批判学说,其潜在的思想动机就在于诱导人性的革命颠覆,挣脱功利理性算计的铁笼,以谋求人类个体自主性的真正解放。

巴塔耶作为法国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其色情经济社会批判理论,是通过汲取尼采权力意志学说及其极致或典型——审美酒神意象、批判否定黑格尔的精神劳动—主体理念而开始的,最终则以色情体验的幽深人文意蕴的批判阐发而完成。

巴塔耶的色情经济社会批判及其后生产性耗费观的人文求索,可以扼要地归结为以下若干方面:

一、劳动—禁忌的历史驱动原创作为:实现自然兽性向世俗人性的演进

巴塔耶依据自己的历史经验考察辨析,审慎而合理地确认了人类或人性得以生成的一般社会历史实践形制,断定原始社会以来的人类是通过劳动—禁忌的历史实践形制而实现由自然兽性向社会人性的转变并不断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劳动、禁忌的同时出现及相互紧密联结,是实现自然动物向社会人类转变的机要形式或决定性的力量;劳动—禁忌这一社会形制造就了人类总体性或整体性的形象及其多维属性,正如他所规定:“人总是全部产生于他所创造的一种形象中,他无法将这种形象置于时间的进程中。这种形象必然是总体的:人有工具,他劳动,他采取性方面的限制;他对源于生殖或排泄的污物感到一种难言的厌恶,他对死亡和死人也有同样的厌恶;此外我们还会看到,他的反感是模棱两可的,对破坏的力量很宽容。”^{[1](P58)}

在巴塔耶看来,人类是随着劳动—禁忌这种社会形制的生成确立,而实现了与自然界、动物界的区别及脱离的,从而才获得其类生存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不断创造发展变异了人类特有的“衣食住行性”等之理性规范化的人文生活诸形式。他曾就此符合史实地阐述:“我提出一个原则上几乎不可置疑的事

收稿日期:2013-06-20

作者简介:刘宏勋(1954—),男,河北邯郸人,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后现代思想与人文研究。

实即人是一种并非简单地接受自然条件的动物,自然条件否定人。因此人改变外部自然世界,他从中获得工具和制造物,这些工具和制造物构成了一个新的世界,人的世界。人同样否定自身,进行自我教育,比如拒绝在满足其动物需要方面放任自流,而动物在这方面则没有什么保留。”^{[1](P38)}简言之,劳动—禁忌,就是对自然界及人既有动物性或兽性的否定、破坏、改造,其目的则是从根本上保证人类赢得谋求生活资料的生产及再生产。因此,在人类实施劳动—禁忌的历史过程中,既疏离了盲目混沌的自然世界,又生成了理性功利主义生产为核心的世俗世界,确立了生产性积累分配消费及交换的秩序,以便最大限度地谋求生产性实用效益,并尽可能地排除或降低非生产性的耗费。但是,由于社会禁忌之强制看管的严厉作用,一方面,演变分化出了游离于世俗生活之外的基于信仰、借助献祭的宗教神圣世界;另一方面,反诱发了隐蔽的“禁忌—违反(僭越)”的幽暗现象界,其属于干扰世俗社会劳动生产秩序的非生产性的耗费形式的惰性势力。总之,巴塔耶强调,人类正是通过实施劳动—禁忌这种社会形制,才创造性地疏离了自然(动植物)世界、化成了世俗世界及宗教神圣世界,并将世俗禁忌—违反(僭越)惰性怪异行径驱离拒斥于世俗世界的边缘及角落。

二、禁忌—违反(僭越)行为对人性兽性的激荡作用及其内在自主体验

在劳动—禁忌生成人性及理性、疏离自然及兽性的思想语境中,巴塔耶阐释了人之自然兽性被否定扼制而不灭迂回的暧昧隐蔽持存事象,即禁忌—违反(僭越)式的险中寻欢的幽暗生活经验形态。

巴塔耶发现,在劳动—禁忌这一主流的历史实践形制通行的情势下,世俗社会发生的禁忌—违反(僭越)的行为经验事象,作为另类异质的生活实践形制,惶恐地存在潜行于世俗生活世界的边缘及角落,仿佛是使人由世俗人性向自然兽性的回归倒退,所以绝对不会得到世俗世界及宗教神圣世界的宽容允许,而只能遭到鄙视并被严厉诅咒。因此,巴塔耶称之为“被诅咒的部分”,以标示其异质性的幽暗色彩。

但是,巴塔耶辩解道,尽管禁忌—违反(僭越)的行径经验事象看似是使人由世俗人性向自然兽性的回归倒退,并因此而遭受世俗的诅咒和鄙视,但它们也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自然兽性的那种单纯表现,而是带有神圣意味的被改造过的自然兽性,或言之是被扬弃过的神圣化的兽性,是某种包含了自主性而

超越理性自我困境的内在体验。巴塔耶因此十分重视对于世俗禁忌—违反(僭越)经验事象的分析研究,并勇敢地肯定了这类普遍受鄙视、被诅咒的禁忌—违反(僭越)行为经验所含有的自主人性倾向。巴塔耶也因此被人们视为“不可思议的”学者。

例如,巴塔耶不厌其烦地冗述了人类对排泄、尸体、死亡、性本能等这些被普遍厌恶的自然事象的禁忌,以及在特定时地或境遇(往往是避开世人耳目的幽暗角落及边缘)采取相应的禁忌—违反(僭越)的行为经验反应,亦即对被禁忌的事象系列回溯留恋行径,在畏惧世俗禁忌惩戒的惶恐心态下享受各类越界的巅峰式的强烈体验,诸如性倒错,虐恋,尿恋,嗜粪症,等等。他尤其关注色情禁忌及其违反或越界出轨的经验分析研究,指出实行世俗禁忌的“人类的存在决定了对一切性欲的恐惧;这种恐惧本身决定了色情诱惑的价值”^{[1](P8)}。为此,他阐释了当事者内在体验的自我超越或自我颠覆的自主神圣意境。譬如,在他看来,色情是含有排泄、死亡、性而三合一的禁忌对象,是显著地向兽性回归倒退的嫌疑表现,又是十足的非生产性的行径或勾当,违反色情禁忌而苟且偷情的行径自然是被世俗严厉诅咒鄙视而惩戒的。但是,怪异且“不可思议的”巴塔耶却发现,色情僭越行为主体却在惶恐的色情活动中体验到自主人性超越理性自我困境的异质丰富的神圣感受,当事者不过是把自身适度存有的资源能量尽量无私耗费,小小地死了一回,切合了宇宙自然资源能量开放耗散流转的本性而已。总之,在巴塔耶看来,这是与世人、世界以及宇宙万物相安无妨的。巴塔耶明确指出,“个体的爱是色情的一个特征……只有混乱或色情模棱两可的特征有可能摧毁与个体对立的障碍;相应地,享有一种过于隐秘、过于阴郁的快乐性伙伴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爱的可能性。但是,对爱的禁止肯定有利于增强色情享乐,或——其意义相似——爱情降低了对享乐怀有的兴趣”^{[1](P142)}。这表明,他自信悟出了色情禁忌的威慑强行遏止性具有反转激发、诱导强化人伦僭越的自主性体验的强度,致使僭越者能领略到其自主性的内在体验的神奇价值感受。他还突出了色情之雅俗二重性及其畏惧禁忌惩戒而带有冒险求欢的强度感受之特点,指出,“色情行为可以是肮脏的,也可以是高贵的,纯洁的,拒绝一切性接触,但它无比清楚地表明了人类行为的一个原则:我们想要的是让我们精疲力竭并让我们生活处于危险之中的东西”^{[1](P86)}。

同时,巴塔耶也指出,色情等异质生活方式是与

社会主流的生产实用目的效益相背离的徒劳无果的资源能量耗费,因而总是被世俗看作是分散、干扰、败坏世俗生产劳动热情与精力的惰行行径。但是,巴塔耶主张“从人类能量消费(dépense)的一致系统中得出结论,在这个系统中,色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1](P7)}。他极力谴责片面强调功利性劳动及有用性消费而忽视色情等非生产实利性消费形式之意义,“尤其是,思想是被包含于禁忌中的道德强制规定的;思想是在禁忌规定其范围的无性世界里形成的。思想是无性欲的:我们看到这种限制与自主权、与一切自主的态度是对立的——它使现行的世界成为一个乏味的、从属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斥了有用的和孤立的东西,这个世界的法则是艰苦的劳动,它要求每个人都应按照一种机械的规则行事”^{P13}。由此可见,他对现代性世界的资本—新教伦理规制所导致的全面异化是坚决否定的,他呼唤自主人性的多彩多姿的生活。

在笔者看来,巴塔耶关于色情内在自主性体验的意义阐释,似乎在确认色情的强度耗费导致了精神领域或灵魂深处的瞬时微观的人文革命之颠覆作用,驱逐了通行的逻各斯定式在场或依附于 beings 的归属性统治,摆脱了功利算计理性法则的牵制,可释放出超然自得的狂喜或暴怒的能量。显然,巴塔耶这是在批判谴责两个相互关联的社会历史弊端:世俗社会旧有制度过度生产并过分囤积剩余价值和财产,阻止正常的资源能量合于宇宙本性地无私消耗流转;世俗社会旧有道德禁忌不加区别地禁锢阻碍个体生命资源能量合于宇宙本性的自主耗散释放。

巴塔耶有关禁忌—僭越之辩证关联的内核机能的原创阐释,对当代世界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来说,或许将会或许已经产生极其重要的渗透演变作用,其主旨在引导理性与非理性两个世界的激荡流转、异质圆融。巴塔耶看似是偏袒地为色情经验事象辩护,实质上是汲取色情表象内蕴的“自主性超越功利理性自我”之神髓,批判现代性经济政治社会的反人文、反自然的迂腐本性。

三、诉诸“被诅咒的部分”的内在神髓,敦促世俗功利算计理性社会历史的终结

巴塔耶尖锐地指出,那些色情等被诅咒鄙视的生活感受方式,有史以来一直都被驱逐排挤在世俗生活的边缘或角落。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权利条件的差别缩小以致变得大体平等,亦即世俗传

统的功利理性算计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历史的终结,色情等“被诅咒的部分”之非生产性耗费形式的命运就会根本改观了。

巴塔耶似乎是断定:劳动—禁忌社会形制所确立的生产实用理性一统天下的历史终结之后,必是类似色情生活之神髓本性的诸多非生产性能量消费形式得以被正名通行之时;以唯生产实用消费之经济理性法则为核心的任何政治斗争形式都将是与赢得人的自主性体验之美事无助无补的,应当休矣。^{[1](P163)}

巴塔耶还指出,以功利理性算计为中心的唯生产性的生活消费与贪婪占有财富积累的经济社会历史,终归是要走向结束的,而色情之类的非生产性耗费形式,则是与功利理性算计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历史的终结互动关联、互为条件的,而且前者往往是反抗、解构世俗功利算计理性社会历史进程的最有力的形式条件。^{[1](P163)}

应当说,巴塔耶在上世纪中叶所提出的这些重要见解,在其身后几十年的世界历史经验事实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验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色情现象先后在世界许多国家逐渐滋生蔓延开来。起初,色情在西欧北美风行而起,形成与弗洛伊德主义、马尔库塞的爱欲论和法国社会批判学派的有关思想理论互动共进之势。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以及国际互联网多元异质文化汇集及传播,东方世界的色情现象亦后起迅猛,引起民族地域异质人文的激荡剧变。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印证了巴塔耶的色情经济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论断:人们实际生活水平及生活权利差异的缩小及其条件的接近,将导致非生产性的色情等生活感受形式从边缘向中心接近。同时,这也表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在来自自然生态恶化及人类个体自主人性驱动的双重压力下,正在走向解构—延异。毋庸置疑,色情生活感受形式的社会影响作用,自然是极其复杂而富争议的。一方面,色情活动表现了自发的社会激进性,色情生活感受对人的身心具有渗透蚕食作用,导致传统的私有形制下的婚姻家庭关系趋于解体,这些现象日益削弱着功利算计理性的生活消费理念对民众的束缚,尤其导致奴性经济政治权贵们的贪婪成性的利润至上主义思想实践愈来愈受公众的鄙视与诅咒。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色情现象由西方世界到东方世界的滋生蔓延产生着显著的负面社会效应,因传统道德作用失灵及法制监控作用滞后,色情现象首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其

次,这类行为也容易引发对人权的侵犯。

但是,当初,巴塔耶确实没有就色情现象在社会生活中的负面效应问题给出明确的预警式论述,这正是他的思想理论的明显缺陷所在。也许他的“不可思议的”风流激进,使他对此采取了完全忽略的态度。这是我们今天不得不引以为戒的。

耐人寻味的是,巴塔耶分析了色情个体之爱的微观持存及宏观归宿的情形。

就微观持存上说,巴塔耶辩解了色情个体之爱的相对财富基础,认为历史边缘的色情范畴中的个体之爱,大致是具备适度盈余的财富就足够了,文明的形态与程度以及心智的样态,并不具本质的必要作用,其实质依赖个体自身并以相互吸引、依恋为纽带的自主意志行为,因而不为日益增长的物质功利所诱惑拖累并排除任何有用性的考虑。如他指出:“个体的爱的可能性自从人与动物分离的时候就产生了。最不发达的文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无论是发达的技术文明,还是心智的文雅对个体的爱都不是必要的。个体的爱的条件产生于资源的相对富足。但是应该依据从动物到人的转变设想这种富足。这种富足或许来自劳动——而且暂时的缺粮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惟有一个不受不断增长的物质必要性所累、大体上有所盈余的动物,才能在有用活动之外产生这种自主的愿望,这种愿望在自然中提出一个只依赖自身的充满活力的观点。对这样一个存在而言,对个体的依恋的条件是不可或缺的。”^{[1](P134)}

就宏观归宿上说,巴塔耶阐明了色情生活消耗的死亡属性及其与宇宙本性的契合:

其一,“对性伙伴的否定是体系的零件。这是因为,色情从根本上就是死亡运动,如果色情将死亡运动彻底地变成和谐,色情就部分地终止了”^{[1](P149)}。

其二,色情契合着人想融合于宇宙之中的愿望。^{[1](P142~143)}“无论在个体的爱还是在无个性的色情中,一个人是直接处于宇宙之中的。……个体的爱在这一点上还是类似于肉欲的色情,因为主体与客体的融合是个体的爱的意义。”^{[1](P136)}在色情生活中,“个体的爱的对象从一开始就是宇宙的形象,这个形象面对的是在宇宙面前无限消耗的主体。爱的对象本身就是消耗,因为消耗有吸引力,这个对象为爱她的主体所做的是向宇宙敞开,不再与宇宙区分开来。在爱的结合中,在普遍性事物的含混但非常具体的总体性和这种爱的对象之间再也没有距离:在爱之中被爱的人本身就是宇宙”^{[1](P136)}。

从以上两点来看,巴塔耶是在强调色情个体之爱与日常功利理性行为的努力增加财富、力图占有更多财富的增长主义行径截然相反,色情个体之爱表现为不假思索地不计功利地耗费能量,色情个体之爱的寻乐与毁灭相似,以致被称为“小小的死亡”;在色情的幽暗与卑污的表象下却实现或感受着徒劳消耗中的真正幸福,令人确信消费本来就是无用的但却是回归宇宙的,以致尽可能地要远离以贪婪追逐财富的无限增长为法则的严肃世界,确信色情真爱直面宇宙而敞开的无私消耗具有神圣的感受性。因此,他给出这样的结论,“一般而言,只有暴烈的毁灭和狂热的背叛才有权使我们进入色情世界”^{[1](P151)}。总之,色情世界是在巨大消耗一小量死亡中的幸福感受中反叛资本—新教伦理规制下的世俗功利世界的。

以笔者的理解来看,巴塔耶所批判地洞见提炼的色情真爱事象,是指惶恐地僭越世俗禁忌边界(轻视世俗传统婚姻家庭章法)的、无功利性(不计物质实利及不思子女生育之福利)的、意向性的、一见钟情的、单纯的性爱随机情态体验范畴,而且还跟通常所理解的单纯兽欲的性放纵或性淫乱劣行有本质区别。巴塔耶倡导世人追求享有类似色情真爱神髓之自主性的神奇感受性的非生产性消费的生活方式,意在提升生命质量的价值。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贬抑人性的“上帝死了”之后,相继而来的只能是功利理性至上的“人死了”,换言之,是“物化人”的历史功利算计理性的强暴统治行将结束了。于是,随着功利算计理性世界历史的终结,导致的必是人性与兽性圆融及人类与自然圆融的“生态—人文”价值世界——社会不必再算计追逐剩余价值积累、不必再贪婪谋取超额利润最大化、不必再积累巨额剩余财产以炫富,世界各国自然也就不必再扩军备战、利器相向。因为,巴塔耶已提醒世人彻悟宇宙的无用本性以及人类对宇宙能量循环耗散演化过程的无奈参与随性,宣告了功利理性实践泡沫的最终破灭,他说,“超出了我们的直接目的之外,人的行为实际上在追求无用的和无限的对宇宙的完成实现”^{[2](P145)}。

笔者还认为,我们今天任何主张人文革命的志士仁人,都应从更高的视角审视借鉴巴塔耶关于色情经济社会批判阐释的合理内核,将男女两性交往结合的性愉悦功能提升为无功利算计的自主性的审美求健的人文—生态消费形式,并培育发展其他更多的非功利算计的人文—生态消费形式,放弃以唯生产实用功利算计理性为核心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

实践方式,引导人类自觉确立起面向宇宙自然能量开放流转运行的生态消费思想实践方式。

四、人类劳动—禁忌历史实践的畸形发展与宇宙自然本性的背离

巴塔耶还随机借势地延展重大的世界历史事理,切实地昭示,人类自古以来的劳动—禁忌的经济社会形态发展演进到现在,已经产生了堪称极致或经典的形制,即资本—新教伦理的经济社会形态。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进程中,其原本固有的内在矛盾也日益激化,以致大难临头,危机重重,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人文历史困境:背离宇宙自然开放耗散的本性,过分生产、贪婪占有巨额剩余价值,蓄意炫富,为生产而生产的积累消费严重遏制、削弱、埋没或阻止了人类各种必要的非生产性消费,人类日常生活的世俗世界逐渐同质化的趋势,迫使人们沦为丧失自主性且被物产束身拖累的主体—物,社会剩余价值或财富已逆转成为一种灾难性的源泉,以致往往导致社会财富以悲惨的灾难性的方式消耗殆尽。也就是说,过多的社会剩余财富资源受功利主义理性算计的牵制,不能正常得以消耗而回归宇宙自然资源能量循环系统,因而有悖于宇宙资源能量运行的普遍平衡。这种偏重于生产性积累与生产性消费的经济,是排除必要的非生产性耗费的有限经济形态,是迷失了自主人性意义的非普遍的经济运作形式。巴塔耶由此认为,现今人类急需转向直面宇宙的普遍经济运行方式^{[2](P149)}。

巴塔耶阐明,社会巨额过剩财富如果不能被经济增长过程所吸收而带来更大的利润,那么,受制于宇宙的本性,社会过剩财富资源迟早会以两种方式耗费消解而回归宇宙自然资源能量的循环运行系统:或者以悲惨的形式,或者以光荣的形式^{[2](P145)}。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权力意志为转移。因此非生产性的耗费形式是合于宇宙自然本性的,而非生产性的色情等生命活动感受形式,也是某种合于宇宙本性的有机过程。

巴塔耶对于社会过剩财富最终消解的二重性决断,表明唯生产性的消费是意义迷失的表象,只有摆脱了生产实用功利主义理性法则束缚的非生产的无私耗费,才能释放出自主性神奇体验的价值光彩。在上个世纪中叶,巴塔耶甚至不无人文远见地指出过,美国的经济实力决定其有必要明智地进行若干非赢利的活动,尤其是,应当义无反顾地不计回报地把过剩的财富施舍予印度,方显示其财富的光荣意

义^{[2](P149,161)}。否则,过剩的财富必会以极其悲惨的方式而毫无意义地消耗殆尽。

鉴于20世纪人类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生灵涂炭、财富毁灭的悲情,巴塔耶窃以为必须实行契合于宇宙能量循环本性的普遍经济运行方式,在设想经济增长的决策思维中,务必着重考虑到增长极限及其所造成的过量剩余财富的处置问题。简言之,为了缓解世界财富闲置过剩的危机,必须提高全球生活标准,尤其要认可非赢利的不计回报的非生产性的耗费部分过量剩余财富的正当性,而且这需要人的自主能力,以及应对过量剩余资源所引发的灾难危机或压力时公众的意识或自我意识的历史性成熟,另外还需要介入相关的公共事物。巴塔耶指明这种“经济增长的扩展要求经济学原则颠倒过来,也要求以经济原则为基础的伦理学颠倒过来。从有限经济学到普遍经济学的观点变化,实际上完成了某种哥白尼式的变革:思想的逆转,伦理的逆转”^{[2](P149)}。显然,巴塔耶确信其主张的普遍经济运行方式,属于阳光无私辐射普照万界的神圣作为。换句话说,巴塔耶看到了提高全球生活标准、放行必要而自主的非生产性耗费生活,是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圆融双赢,避免此前世界过量剩余财富灾难的必由之路。

与马克思恩格斯诉诸自然—社会的对象性实在的物质本体论、谋求为劳工阶级讨回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革命理念有别,巴塔耶诉诸宇宙自然能量开放无私耗散的本性,强调人类社会财富的非生产性耗费消解是人类生命意义实现的必要的形式和条件,从而谴责了资本—新教伦理经济社会形态以及苏东极权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形态共同的历史局限性和迂腐荒谬,极力排除和削弱社会必要的非生产性耗费的正当地位与作用,严重导致社会人文生活的物化及异化。

巴塔耶斥责了过分生产、贪婪占有巨额剩余价值及财富,同时,巴塔耶也批判了现代技术思想及政治思想的功利算计至上的理性原则,认为诸多现代政治思想与技术思想的畸形发展,从来都无视不能带来用处的东西,总是服从微不足道的有用的目的^{[1](P4~5)}。我们不妨牢记巴塔耶的忠告:“倘若我们不把消耗(consumation)作为行动的最高(souverain)原则,我们就会抵挡不住这些可怕的混乱,没有它们,我们就不知道消耗我们拥有的能量。”^{[1](P5)}

五、结语

首先,可以断言,巴塔耶的色情经济社会批判思

想及其后生产性消费观是一种人文寓意深刻的社会哲理阐释,其旨在劝导世人透过色情方式之被诅咒被鄙视的幽暗表象,从其内在自主人性超越功利理性自我困境的神髓上得到人文革命之后示,真正通晓:人类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生产占有剩余财富的规模与数量,而在于合于宇宙能量耗散流转的本性,在于对生命能量的无畏付出。

其次,他实质上提示了后一生产性消费的人文革命变革观,这就是:倡导合于宇宙生态本性的生态—人文圆融的社会生产体制,废除功利算计理性法则为核心的有限经济社会的生产体制,将“被诅咒的部分”内涵的自主人性的合理神髓解救出来,革命地提炼改造为后生产性消费的生态人文消费活动的主导精神,以引领人类在各种非生产性消费生活中感受到生命的丰富多彩,彻底告别盲目发财致富、蓄意聚财炫富的功利占有主义的迂腐习气。

第三,巴塔耶所提示的后一生产性消费的人文革命变革观,是极力反抗现代资本—市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批判意义。从他的人文变革取向来看,唯超额利润是图的资本—市场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导致巨额财富灾难性毁灭、并使人类生命的内在丰富意义遭受遏制而泯灭的有限经济形态,其最终的恶果就是使人类与自然两败俱伤。因此,必须使之根本转向以非生产性消费为目的的普遍经济,以谋求人与自然的双赢。这使我们鉴于当今世界资本—市场全球化迅猛发展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文境况继续异化的严重态势,不能不深为忧虑而应加以审视的。简言之,出于构建生态—和

谐的人文世界的美好愿望,当今世界的富国与穷国,均应采取相互圆融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尤其重要的是,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社会权力斗争,不能仅停留于福利主义改善的短浅人文境界,而必须根据新世纪的世界历史情势,理论联系实际地综合提炼出一种新世纪的世界人文革命纲领,以便切实有效地导演出这种世界人文革命的活剧:结束为生产而生产、为超额利润而生产消费的经济社会的历史进程,创建以实现自主人性发展为目的的经济社会形态,并依次完成其他各项人文革命变革的重任……

第四,尤其值得深究的是,巴塔耶有关“被诅咒部分”所含之合理神髓的批判解救及阐扬,还蕴含着更为深重高远的历史实践命题。因为巴塔耶已明确触及两个要点:以功利算计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历史行将终结;世俗传统私有形制下的婚姻家庭关系固有着唯生产功利是图的性质,并因此而成为人文革命所要批判改造的对立面。所以,在笔者看来,巴塔耶似乎意在提示世人:为了实现人类个体自主人性的解放,私有形制下的谋求生产功利、增进剩余财富的婚姻家庭关系,生产资料私有经营以谋求无限剩余价值的生产消费关系,以及功利至上的资本—政治国家关系,这三大历史关系体系应一同走向消亡,而突破口首先是世俗传统私有形制的婚姻家庭关系。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学派所论及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构成历史理论与实践上的呼应。

参考文献:

[1] (法)乔治·巴塔耶著.色情史[M].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3.

[2] 汪民安.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Post-productive consumption by Bataille and his humanistic explorations

LIU Hong-xun

(Institute of Handan Culture, Handan College, Handan, Hebei 056005, China)

Abstract: As a pioneer of the postmodern thought in France, Bataille claims that the utilitarian social form severely prevents the free humanism from free development, and that it turns away from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al cosmos ecological energy. Therefore, the modern utility-based society is to give way to universal social economy with post-productive consumptions.

Key words: taboo; violation; eroticism; productive consumption; unproductive consumption

[责任编辑 许婉璞]